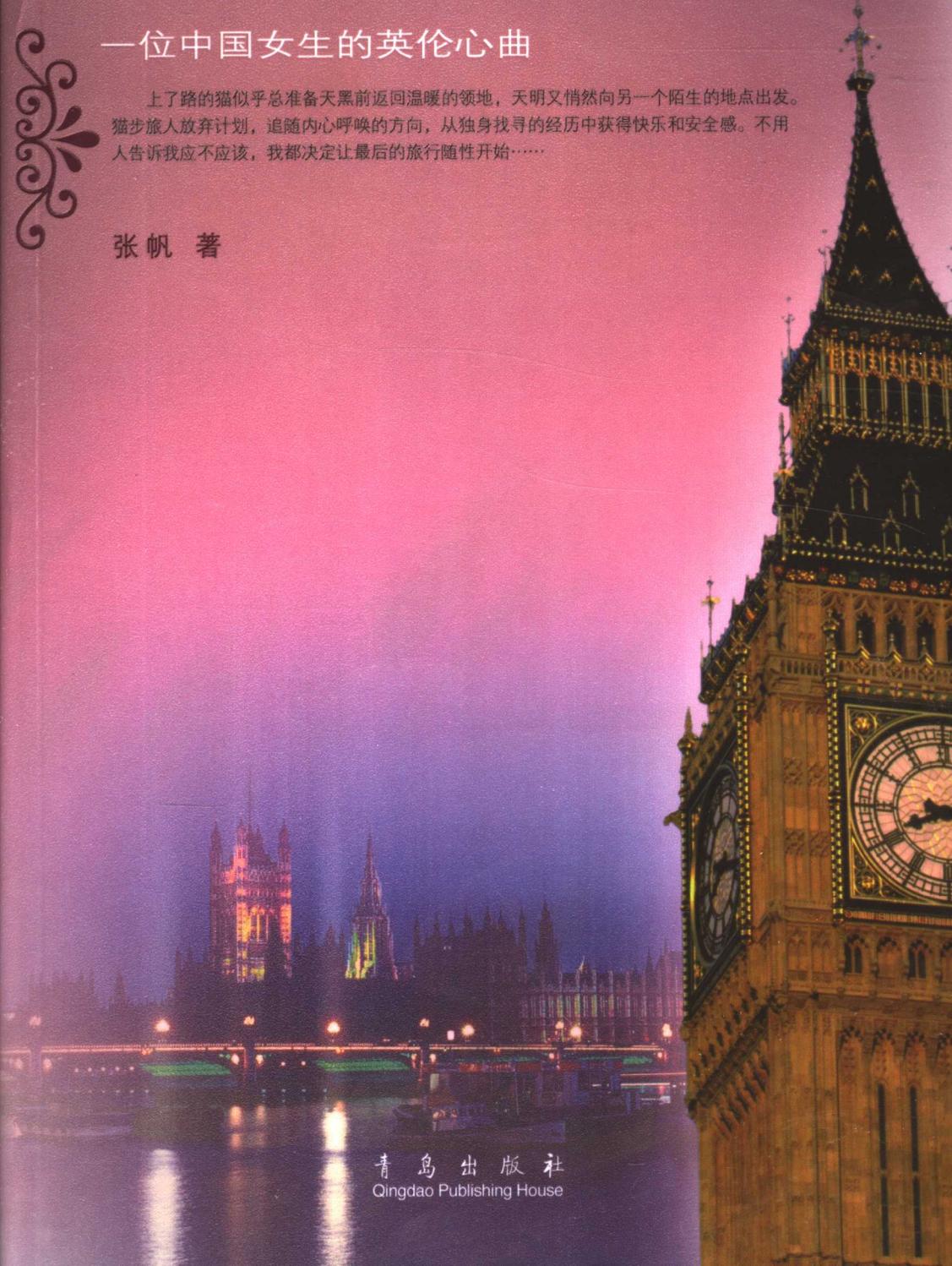


猫步旅人

一位中国女生的英伦心曲

上了路的猫似乎总准备天黑前返回温暖的领地，天明又悄然向另一个陌生的地点出发。猫步旅人放弃计划，追随内心呼唤的方向，从独身找寻的经历中获得快乐和安全感。不用人告诉我应不应该，我都决定让最后的旅行随性开始……

张帆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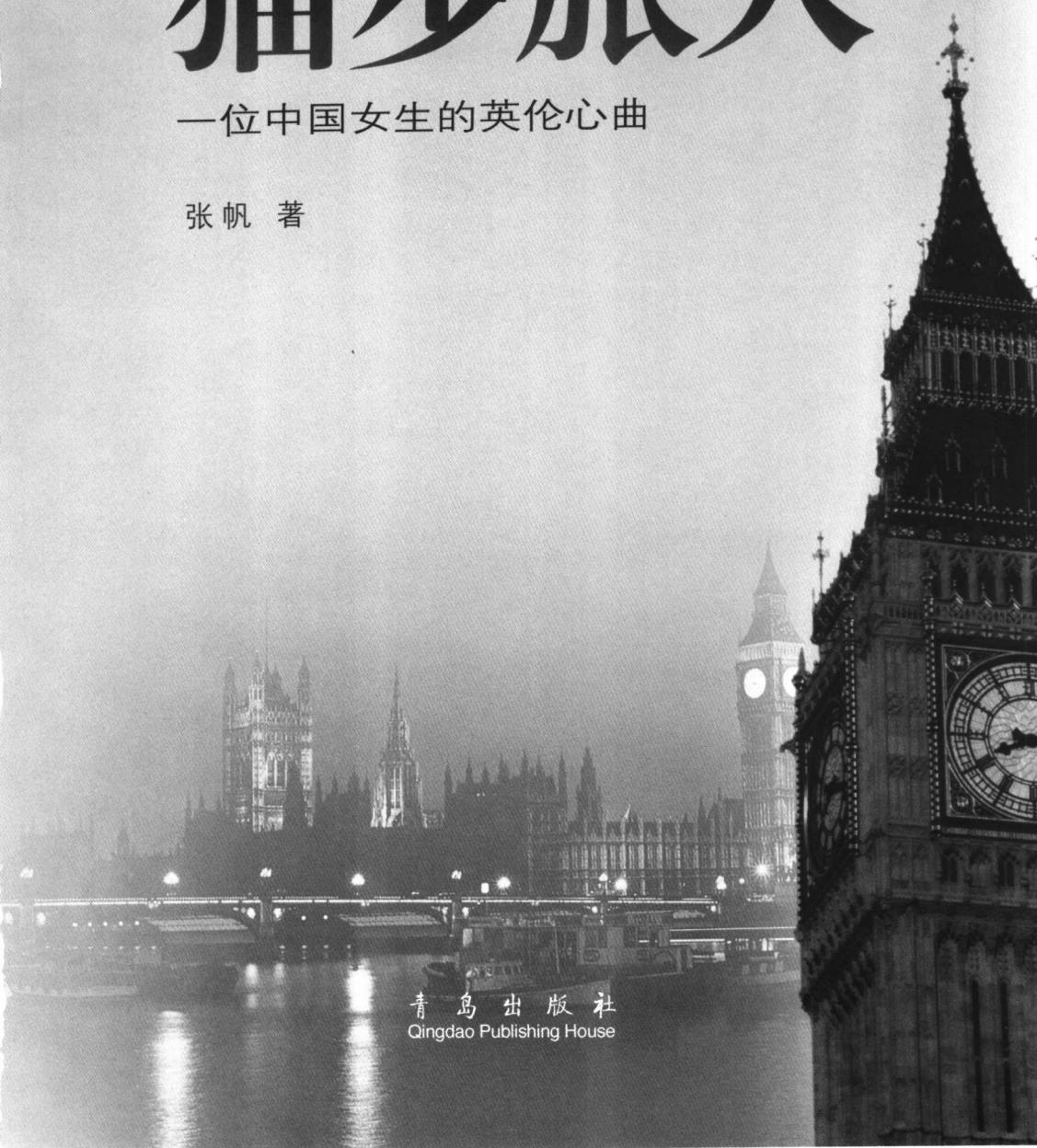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猫步旅人

一位中国女生的英伦心曲

张帆 著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书 名 猫步旅人
著 者 张帆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(26607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85814611—8664 传真(0532)85814750
责任编辑 郭东明
装帧设计 乔峰
照 排 青岛海讯科技有限公司
印 刷 青岛新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16 开(640mm×960mm)
印 张 10.5
字 数 120 千
书 号 ISBN 7-5436-3533-X
定 价 18.00 元
盗版举报电话 (0532)85814926
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回承印厂调换。
地址:青岛市李沧区福山路 138 号 邮编:266100 电话:0532—87896554



旅行的意义

I leave people, me land, me home
For reasons, I not too sure
I forsake de sun
And de humming-bird splendour
Had big rats in de floorboard
So I pick up me new-world-self
And come, to this place call England
At first I feeling like I in dream —
De misty greyness
I touching de walls to see if they real
The solid to de seam
And de people pouring from de underground system
Like beans
And when I look up to de sky
I see Lord Nelson high — too high to lie

And is so I sending home photos of myself
Among de pigeons and de snow
And is so I warding off de cold

And is so, little by little
I begin to change my calypso ways
Never visiting nobody before giving them clear
warning

And waiting me turn in queue
Now, after all this time
I get accustom to de English life
But I still miss back-home side
To tell you de truth
I don't know really where I belong

—Grace Nichols

目 录

Catalogue

1. 引子 / 1
2. 下午的时光在流淌 / 5
3. 遭遇文人 / 12
4. 一天的哲学问题 / 17
5. 英国在何处感性 / 20
6. 情亦有道 / 26
7. 老街(上) / 30
8. 老街(中) / 37
9. 老街(下) / 40
10. 送行 / 42
11. 酒馆文化 / 43
12. 饮的理由 / 47
13. 经典, 在老剧院 / 50
14. 小忆诺城 / 55
15. 又见伊人 / 59
16. 不逝的情结 / 66
17. Soho / 72

目
录

- 18. 英国茶 / 75**
- 19. 英国美食 / 78**
- 20. 七棵橡树(一) / 81**
- 21. 七棵橡树(二) / 87**
- 22. 骚扰信 / 92**
- 23. 最后的孤独 / 95**
- 24. 去,就算到达? (上) / 98**
- 25. 去,就算到达? (下) / 101**
- 26. 曼城之行 / 105**
- 27. 物是人也是 / 111**
- 28. 猫步旅人 / 127**
- 29. 告别希思罗 / 155**
- 30. 结束语 / 160**

I. 引子

我把时间当成记录生活的赌注，当我决定对着这块陌生的地方宣战，赌注加倍了。

要来的将不是一次意外出走，看着护照里炫目的签证大印，俨然是夏娃瞥见禁果的样子，那是一种自己选择的恐慌，一种不能预见的烦躁，一种受了诱惑的心甘情愿。

夏娃走出伊甸园，亚当追随，我在希思罗落定，孑然一身……

看到这里，阴霾的4月天显露出一丝要晴的迹象，隔壁的女生吹起萨克斯，没有其他乐器相伴的萨克斯风生硬得如同男人的喉结，不过已经习惯了，况且曲子是自己最钟爱的那首《你是我乘风的理由》。跳下床，收起笔记，去给自己冲一杯薄荷茶，寂静的森林的小鸟唱起歌来，下午4点钟，一切像拍戏那么准确无误。

这不是拍戏，是我，是我的生活。这一切也不是道

具，是英国，是冲出去就会撞个满怀的伦敦 4 月。我透过镜子的反射看到刚刚温习的笔记，做了个鬼脸：“明天见，我的昨天！”

披一件风衣出门，看见的第一个人，黑人，在他身旁擦过，敏感的嗅觉微微有点儿不安。来英国后，很多习惯都改变了，可是有些事就是不能不有反应……记得一次在地铁站不走运，站在被几个黑人夹馅儿饼的位置，逃也逃不掉，最后还是吐了出来，这倒好，旁边的人嫌脏，各撤出半步去，才让空气钻进来救命。

后来，干脆把伦敦的黑人形容成一道看得见、闻得到的风景。再后来，听一个朋友说一个种族的人对其他种族的体味都是很敏感的，不禁想也许遇见的每个黑人、白人对我背地也有控诉呢。这是不是真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从此我决定怀着被别人接纳的心态，去接纳别人。这就叫宽容吧，比看淡一次感情欺骗，原谅民政局弄丢了你的护照更伟大的举动。伦敦给我一次机会站在种族问题的高度上看世界。

不禁笑出声来。

“请问，你不介意跟我拍张照片吗？”一个意大利口音的人打断我的胡思乱想。我这才发觉已经走到伦敦桥上来了。

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我明明听懂了对方的请求，出于谨慎，再问一下。



“伦敦，从这里出发。”

“可以和你拍张照吗？”没错，是“跟你”不是“给我”。

“好，不过有什么理由让我……？”

“因为你走路时的笑容似曾相识，你让我想起四年前走在伦敦桥上的我，异乡人在异乡最宝贵的是还时时不忘对自己微笑。”

这个理由说服了我，我们——四年前的他和两年后的我——拍了照片，道别。

西边的云层破出一道光芒，清晰得似乎触手可及，与伦敦桥相望的双塔桥格外宁静、坚强，载着车水马龙，呵护着历经沧桑的泰晤士河，船主拉长汽笛，穿过桥洞向繁华的方向驶去。

多么井然有序的一个黄昏，第一次由衷地欣赏出英国平凡真实的一面，不过也许是第一次，彻底放低心态，感受一次街头漫步，不慌不忙，不畏前途，不问来路。

2. 下午的时光在流淌

今天的天气好了课却挺没劲的。临时找来的翻译老师很让人失望。

这位老先生是英籍中国人。中文、英文都说得不错，偶尔也能撇几句广东话，可是很遗憾他不会讲翻译。老先生偏偏又好面子，光天化日下对着课堂上的十几个在他眼里不过是“小土豆”的学生不着边际地评论经济时政，也算显示一下自诩于牛津经济系毕业的光环。不知他有没有觉察有个倒了胃口的“小土豆”一脸怔怔的愠色。Mamma mia！好容易挨到下课，我直奔咖啡店，抓起冷三明治，打开就吃。虽然夹洋葱和奶酪的面包片是最乏味不过的食品，此时的我竟一点儿都不介意用它去弥补过去3小时因精神食粮短缺造成的饥渴。10分钟把手里的三明治消灭掉，准备回家，一个过来答腔的英国人是我的乏味的下午里一个意外的惊喜。

“你是中国人吗？”他竟然用中文说。

“是，是啊。”一时从英文回到中文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。

“太好了，你知道阿凡提吗？”他的中文真不赖，吐字标准，一板一眼的。



国会大厦¹面的风景“独特”

“……”我一时语塞，没反应过来。什么？莫非撞见星外来人了？阿凡提，阿凡提，我紧张地从记忆中搜索这个名字，好像不是什么熟人嘛。不过听起来好亲切……终于，脑子里那根儿巴依老爷的神经绷了起来。

“我知道阿凡提的故事，或者说传奇。”一个迟疑之后歉意的微笑。

“太好了，你能告诉我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吗？”他的语气告诉我他并没有要存心为难的意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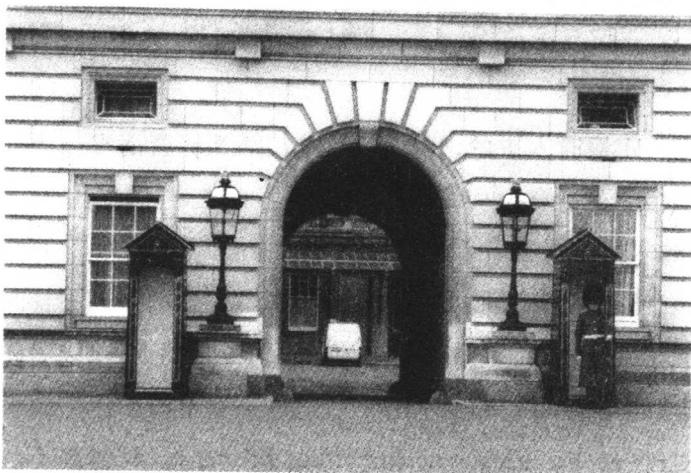
“这个啊……善良，聪明，还有与坏人作对，骑一头会说话的驴。”一个稚嫩的童声在发话，我的矜持尽失。那个看来呆呆的英国小伙如同得到救星一般，对我谢了又谢。我问他为何，他解释说接下来要做的关于中国文化的 presentation 会涉及阿凡提，而我的回答给他的启发或许能额外让他 show off 一下。表示理解：哪怕是怎样道听途说的信息，只要是中国人那里听到的，对他这个

洋学生而言都是权威的。他一阵风上了楼，剩我一个人在楼梯口收拾感想！

出校门的时候撞见到半小时前那个没趣的老先生，忽然觉得他更有企业家的气质。他何苦跑来教书，堂而皇之地打劫“小土豆”人民币换英镑的高额学费。哎，阿凡提在，一定请他评理。

到了学生公寓门口。门开了，一个清秀的东方女孩刚好往外走，好像是新来的，并不认识。我冲她微笑，表示谢意。“考尼奇瓦”——原来是个日本人，还是个错把我当成日本人的日本人。被西方人错认为是日本人，当街冲着喊蹩脚的日语就罢了，现在连日本人都会看走眼，天下不是真的大同了吧？

全球化真的让人们从彼此身上看到了酷似自己的举止？还是全球化只是一个省去麻烦区分你我的借口？应该不失为一个有趣的下午茶的话题。



“应该还有一个”——白金汉宫的岗

白金汉宫换岗

走廊有人讲话，非洲口音，是清洁工趁着消毒厕所的机会闲聊。意大利面的味道从门缝钻进来，希腊室友煮饭，永远是番茄汁和奶酪的味道，像爱琴海上吹着的海风，让人浮想联翩。来英国后，我的不得不把一日三餐改成了一日两餐甚至一餐，因为早晨的课晚到 10 点以后才上，而下午的课又早到 1 点开，这样只有早饭并作午饭来对付 (no breakfast, no lunch but brunch)。有时来不及就只好在课上大嚼巧克力棒，也勉强充当一顿。想想刚

才那个自己硬生生吞下去的冷三明治应该只是赌气的一部分,与正常的饮食习惯无关。

清洁工絮絮叨叨的对话终于消失了,吹萨克斯的女孩还没回来,一个静静的下午。我从书架上取下一盒比利时黑巧克力,刚拿起笔记要读,一封信从门缝塞进来,确切地说是张明信片。拾起来,翻过来看,是靠几的字。正文是一律大写的英文,名字地址用的是繁体中文:“祝你在伦敦生活愉快!”一个只见过三面的日本人,竟然有这份心细和周到。下午的时光开始芬芳。

我一边回忆靠几在我脑海中留下的印象,一边将芬兰的明信片粘到墙上。那是个矮矮的、斯文、架副眼镜、眼神机灵的日本青年。我们因为都喜欢王家卫和张曼玉,所以谈得来。也不过只是我刚到伦敦的三天而已,第四天,他就带着行李去北欧旅行,随后直接飞回东京去。靠几的父亲在东京的郊区开一家寿司店,经常有街坊邻居来店里喝茶闲谈,靠几的父亲有意要靠几接替他的生意,而靠几承认他喜欢寿司店的民俗之趣,这比做生意本身更吸引他。当时听靠几的描述,我眼前马上出现一幅美好的画面:樱花掩映的地方静候着一个充满清酒醉意、纸鹤和竹筷韵致的小店,尽管也许这个想象还不足以改变我由来已久对充斥着电玩、怪诞时尚、援助交际的 ribbon 国的偏见。

回过神来,翻开我的日记,露出潦草的一页:

我看着躺在病榻上的女孩,心里酸楚极了,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,如何帮助她,我甚至忘了把医生的话同声翻